皇明馭倭錄

皇明禦倭録序

自頃朝鮮中倭

朝廷以大義發師往救復其王無何款議興倭出入釜山待報者數年廷臣至曹起而爭或言此

高皇帝祖訓中名其爲賊擯不得復通者余時適在事獨計以爲通倭難矣而倭原未軼尺寸地我兵一出爲解

長洲章元刊

紛則有綮絓為求敵則非計於是

僣為

上言請得以便宜乘吾勝勢翕張而善藏

之彼以貔来吾亦以貔許使其徘徊

将翔先入我彀中而間以脩内地守

戰備既久情見絶之未晩幸

上明聖主行要以戰後議款款後議絶而

朝廷始終不失體不受曲名然爾時呼

吸造次間未暇深考舊事也既余病
免歸而廷議益譁主款主戰各堅其
說卒汗漫不可收拾以至於今余竊
兩疑焉會駕部冏伯王子手輯一編
示余曰
明皇禦倭錄余令兒子莊誦而伏聽之喟
然曰嗟乎嗟乎此
高皇帝之所以屈群力也觀其首諭朝鮮

次諭倭遣使遣僧譄譄乎若憪其鬪紛而憂其危已者是不惟愛我兼愛朝鮮且兼愛倭盖愛倭所以愛朝鮮也愛朝鮮所以愛我也即沿海時寇掠不過隨入隨禦而已增防設戍而已却其貢而已敕使悔過而已怵以大兵且至而已終無有遺矢已簇于三韓之境說者曰

高皇帝度不可勝倭而權忍之夫

高皇帝已全勝天下獨難倭哉盖天下之

勢有不可勝以待勝者有可勝而不

必勝者有日勝而日負者以我而就

倭求勝萬里征繕動彌歲年此日勝

日負之道也洋洋

聖謨以天澤定衣冠以河海游鱗介虞干

周譯兩用若環摠之外而不內以

祖訓中擯倭初指為綱而稍經緯之未見
有堅决如近議者
列聖相承大都縻之不必款絕之不必戰
謹銜勒寬鞭箠重與倭以遂名迨嘉
靖中海備日弛倭乃得挾奸民誘導
飛棹舞槊于吳粤三省間者十餘年
我兵盖騷然奔命晚而息肩以殲倭
報成功則東南半壁且既脫矣夫是

固

高皇帝一使片紙之任也而今之議者好

侈言胡中丞之力戰以律近事夫中

丞固先議撫〻變而戰〻乃在緣海

内境彼来而我應之非我求敵當時

猶得不補喪息肩之難如此況於今

涉海萬里外索款索戰而不必應者

哉難不已更甚乎昔者駕部嘗戒心

于倭矣毀家饗士勃然有乘風破浪之思茲倭氛彌熾而駕部獨閉門卻掃而成是書駕部寧藹然自悔其雄心將善易者不言易乎若曰今日方

高皇帝時戶口加多甲乘加競可滅此朝食無用此呴濡兩可為者夫

高皇帝真不能勝乎抑有不必勝者矣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建

極殿大學士王錫爵序

皇明馭倭錄小序

紀倭事者有薛浚之考畧有王文光之補遺而鄭若曾之籌海圖編加詳焉臣不佞讀之而嘆其用意之勤也已稍稍叅以國史始恨事畧者百不得一而一且失真士大夫不考于先朝之故事而動以野史爲証則所誤多矣乃就國史中一一拈出自高皇帝以至穆廟列爲編年謀之鉅公題曰

皇明馭倭錄並列

聖之詔旨諸臣之章奏公私創革之始末中外戰守

之機宜悉在焉神而明之可以酌

祖訓可以定

廟謨可以廣朝士之見可以正野史之謬雖臚列故

事而或與今日東征事機頗相發明述而不作

非僭也或謂此書非奉

敕撰者稱臣可乎曰昔吾學編之稱里也不若憲章錄

之稱臣也竊既守從事而已矣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王士騏謹序

皇明馭倭録卷之一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騏纂

洪武二年

正月乙夘遣使以即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

二月丙寅遣阿思蘭楊完者不花劉邦富牛欣陳節等持詔諭雲南日本等國阿思蘭等俱賜冠帶衣服

二月辛未遣吳用顔宗魯楊載等使占城日本等國賜日本國王璽書曰上帝好生惡不仁者向者

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入而據之播胡俗以腥
羶中土華風不競凡百有心孰不興憤自辛卯以
來中原擾擾彼倭來寇山東不過乘胡元之衰耳
朕本中國之舊家耻前王之辱興師振旅掃蕩胡
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歲以來殄絕北夷以
主中國惟四夷未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
邊生離人妻子損傷物命故修書特報正統之事
兼諭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奉表來庭不
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為寇盜
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

天豈不代天仁愛仁者哉惟王圖之
陛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爲指揮副使先是倭寇出没海島數數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奪貨取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時守太倉率官軍出海捕之遂敗其衆獲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至
詔以德有功故陞之其官校千二百四十七人賞綺帛五十疋銀二千五百六十九兩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穹爲中國主惟圖乂民罔敢怠逸蠢彼倭夷屢肆冦劫濵海郡縣多被其殃今命

將統帥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剿以靖邊氓特備牲醴用告神知

乙亥倭入寇淮安鎮撫吳佑等擊敗其衆于天麻山擒五十七人事聞賜佑等綺帛有差

壬戌朔高麗使者成惟得等辭歸

上以書諭其國王王顓曰近使者歸自王國朕問王國政俗城郭甲兵居室如何使者言俗無城郭雖有甲兵而侍衛不嚴有居室而無聽政之所王專好釋氏去海濵五十里或三十里民始有寧居者朕詢其故言嘗爲倭奴所擾果若是深爲王慮之

朕雖德薄爲天下主王已稱臣備貢事合古禮凡
諸侯之國勢將近危故持危保國之道不可不諭
王知之古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王有人民無
郭民人將何所依爲國者未嘗去兵今王武備不
脩則國威弛民以食爲天今瀕海之地不耕則民
食艱凡國必有出政令之所今王有居室而無廳
事則無以示尊嚴于臣下朕甚不取也歷代之君
不問夷夏惟脩仁義禮樂以化民成俗今王棄而
不務日以持齋守戒爲事欲以求福失其要矣佛
之道三皇五帝之時未聞有也而是時天下大治

後世務釋氏而能保其國者未之見矣梁武之事可爲明鑑王豈未之知耶夫王之所以王高麗者莫不由前世所積善行先王之道與民興利除害使其生齒繁廣父母妻子飽食煖衣各得其所則國永長脩德求福莫大於此王何不爲此而爲彼哉有國之君當崇祀典聞王之國犧牲不育何以供境内山川城隍之祀乎古人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戎事不脩祀事不備其何以爲國乎今胡運既終沙塞之民無所總統朕兵未至遼瀋凡間或有彊暴者出不爲中國患必爲高麗擾况倭

人出入海島十有餘年必知王之虚實此亦不可
不慮也王欲禦之非雄武之將勇猛之兵不可遠
戰於封疆之外王欲守之非深溝高壘内有儲蓄
外有援兵不能以挫銳而擒敵由是言之王之負
荷亦重矣智者圖患於未然轉危以為安前之數
事朕言甚悉不過與王同其憂耳王其審圖之且
知王欲製法服以奉家廟朕深以為喜今賜王冠
服樂器陪臣冠服及洪武三年大統曆六經四書
通鑑漢書至可領也遣書指不多及仍賜惟得等
綺帛有差

據此則高麗自來爲倭奴所擾而
高皇帝首以爲訓故録之以見王仁之無外而至聖
之前知也
洪武三年
三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
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
也粵自古昔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
由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竊主中國今已百
年汙壞彝倫綱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與胡相戰
幾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祐百神効靈諸將用

命收海內之群雄復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北當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瑣里即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既而西域諸種番王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爲寇已嘗遣人往問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擾我民今中國貞安猛將無用武之地智士無所施其謀二十年慶戰精銳飽食終日投石超距方將整飭巨舟致罰於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

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册之役嗚呼朕爲中國主此皆天造地設華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衆謀士之多遠涉江海以禍遠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時來寇擾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欽若昊天王道之常撫順伐逆古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六月倭夷寇山東轉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縣福州衛出軍捕之獲倭船一十三

艘擒三百餘人

詔賞福州捕倭軍士文綺金帛

洪武四年

倭夷寇膠州刼掠沿海人民

九月辛未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

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十月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擄男女七十餘口先是趙秩等往其國宣諭秩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王乃延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

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滋華夏而以小國
視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
其使趙姓者詠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旣而
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巳環列於海岸賴天地之
靈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
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
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詠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
將外之秩不爲動徐曰今
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
蒙古比我爲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吾

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一不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至是奉表箋稱臣遣祖來隨秩入貢詔賜祖來等文綺帛及僧衣比爵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仍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

洪武五年

高麗歸日本所掠海濱男女七十八人詔有司送

還鄉里
指揮使毛驤敗倭寇于温州下湖山追至石塘大
洋獲倭船十三艘生擒一百三十餘人及倭弓等
器送京師詔令中書定賞格凡總旗軍士弓兵生
擒賊一人者賞銀十兩斬首一級銀八兩民人生
擒賊一人銀十二兩斬首一級銀十兩指揮千戸
百戸鎮撫等於班師之日驗功賞之時又并得所
掠高麗人三人適高麗使者至命領之以歸
詔浙江福建瀕海九衛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禦
倭寇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兵興以來百姓供給頗煩今後有興作乃重勞之然所以爲此者爲百姓去殘害保父母妻子也朕恐有司因此重科吾民反致怨讟爾中書其榜諭之遠者罪不赦省臣對曰陛下愛民而預防其患所費少而所利大臣嘗聞倭寇所至人民一空較之造船之費何趐千百若船成備禦有具瀕海之民可以樂業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何怨但有司之禁不得不嚴先是瀕海州縣屢被倭害官軍逐捕往往乏舟不能追擊故有是命

倭夷寇福州之福寧縣前後殺掠居民三百五十餘人焚燒廬舍千餘家刼取官糧二百五十石
明州衛指揮僉事張億率兵討倭寇中流矢卒
上聞而悼之遣使致祭其文曰爾以英勇之姿來自潼關委身事朕遂擢佐武衛俾守鄞城克盡其職近因倭寇侵犯海隅爾身先士卒偶爲流矢所中醫治莫痊竟殞其身深可痛惜然丈夫生能奉職死能盡忠名垂竹帛復何憾焉仍詔恤其家
詔浙江福建瀕海諸衛改造多櫓快船以備倭寇
高麗國王王顓遣中郎將宋坦以金希蘖等十一

人來歸希聲嘉興府人先爲倭寇所掠高麗得之
至是遣還
倭夷入寇戍將捕獲之詔命儒臣草詔歸其俘曾
魯所撰有一視同仁之語
上喜其爲得體
洪武六年
德慶侯廖永忠上言曰臣聞禦寇莫先於振威武
欲武莫先於利器用令
陛下神聖文武定四海之亂君主萬國民庶安樂臻
於太平而北虜逋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

負其鳥獸之性時出剽竊以擾瀕海之民
陛下命造海舟勦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
竊觀倭夷鼠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如
奔狼其去若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
洋江陰横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
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倭夷之來則大船
泊之快船逐之彼欲戰不能敵欲退不可走庶乎
可以勦捕也
上善其言從之
三月甲子詔以廣洋衛指揮使於顯為總兵官督

海衛指揮使朱眞爲副總兵出海巡倭

六月辛亥倭夷寇即墨諸城萊陽等縣沿海居民多被殺掠詔遣海諸衛分兵討捕之

丙寅台州衛兵出海捕倭獲倭夷七十四人船二艘追還被掠男女四人

乙巳賜臨濠工作倭卒綿衣

十一月命賞北征軍士與出海捕倭及中立者營造者錢各有差

洪武七年

詔以靖海侯吳禎爲總兵官都督僉事於顯爲副

總兵官領江陰廣洋橫海水軍四衛舟師出海巡
捕海寇所統在京各衛及太倉杭州溫台明福漳
泉潮州沿海諸衛官軍悉聽節制
五月甲午遣祖闡克勤等還自日本詔賜祖闡克
勤白金人百兩文綺帛各二匹從行僧白金綺帛
有差祖闡等奏日本遣馬命受之
按洪武四年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隨萊
州同知趙秩稱臣奉貢并僧九人來朝是年即遣
僧祖闡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直至洪武七年五
月僧祖闡克勤還自日本詔賜祖闡克勤等金帛

有差六月日本國遣僧宣聞溪淨業喜春等來朝
貢馬及方物詔却之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爭立
宣聞溪等賫其國臣之書達中書省而無表文
上命却其貢仍勑中書省向者國王良懷奉表來貢
朕以爲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荅其意豈意使者
至彼拘留二載今年五月去册繞還備言本國事
體云云洪武十四年　上命禮部遣書責日本征
夷將軍中有　至尊嘉惠日本故遣克勤仲猷二
僧行及其至也加以無禮今又幾年矣夫　聖諭
諄諄一則曰拘留二載一則曰加以無禮則兩僧

之不得志于倭可知野史不覈其眞而信僧家之
粉飾遂以前使臣趙秩之功爲兩僧之功殊域周
咨錄至謂祖闡無逸宣化海外能格戎心秉節懷
遠不辱　君命勝於元朝水犀十萬多矣此爲實
錄乎他如僧宗泐送祖闡詩其詩上獻凡十八韻
上俯賜和之而近年南京禮部新刻　御製文集末
附詩百餘首有賡僧錫蘭歌而無賡宗泐詩何也
姑錄之以俟博覽者訂焉
日本國畧云倭復寇海上　上謂劉基曰東夷固
非北胡心腹之患猶蚊虻警寤自覺不寧其俗尚

禪教宜選高僧說其歸順遂命明州天寧寺僧祖闡南京瓦罐僧無逸往諭將行天界住持四明宗泐賦詩餞別持獻於朝　上覽俯賜和之泐詩曰帝德廣如天聖化無遠邇重譯海外國貢獻日貴委維彼日本王獨遣沙門至寶刀與名馬用致臣服意　天子鑒其衷復命重乃事由彼尚佛乘亦以僧為使仲猷知心宗無逸寫經義二師當此任才力有餘地朝辭閶闔門夕宿蛟川涘鉅艦揚獨帆長風天萬里鯢鯨不敢驕馮夷效驅使滄茫熊野山一髮青雲際王臣聞招徠郊迎大欣喜時則

○丁寧反覆不厭至哉闍等自翁州啓檣五月三其國境又踰月入王都館于洛陽西山精舍一浸聖教數演正法無非約之于善聽者聳愕以爲中華禪伯亟白于王請主天龍禪寺乃夢窓國師道場宥名刹也闍以無上命力辭之且申威德同闍內外所以遣使來之意王悅命總州太守闍溪宣聞便等奉方物具表稱臣來貢上喜賜闍白金寶遇甚隆

六月日本國遣僧宣聞溪淨業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詔却之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爭立宣聞溪等賫其國臣之書達中書省而無表文

上命却其貢仍賜宣聞溪等文綺紗羅各二疋從官錢帛有差遣還敕中書省曰朕惟日本僻居海東稽諸古典立國亦有年矣向者國王良懷奉表來

貢朕以爲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豈意使
者至彼拘留二載今年五月去册纔還備言本國
事體以人事言彼君臣之禍有不可逃者何以見
之幼君在位臣擅國權傲慢無禮致使骨肉吞併
島民爲盜内損良善外掠無辜此招禍之由天灾
難免天地之間帝王酋長因地立國不可悉數椎
山大川天造地設各不相犯爲主宰者果能保境
恤民順天之道其國必昌若怠政禍人逆天之道
其國必亡今日本蔑棄禮法慢我使臣亂自内作
其能久乎爾中書其移書諭以朕意使其改過自

新轉禍爲福亦我中國撫外夷以禮導人心以善之道也是時其臣有志布志島津越後守臣氏久亦遣僧道幸等進表貢馬及茶布刀扇等物

上以氏久等無本國之命而私入貢仍命却而賜道幸等文綺紗羅各一疋通從人以下錢布有差後詔禮部符下氏久等曰夷狄奉中國禮之常經以小事大古今一理今志布志島津越後守臣氏久以日本之號紀年棄陪臣之職奉表入貢越分行禮難以受納氏久等當堅節以事君推仁心以牧民則不爲禍首享福無窮如或不然亂爾國凶爾

家天灾有莫能逃者其表文貢物付通事尤虔賫
領還國先是
上
賜日本高宮山報恩禪寺僧靈樞袈裟至是靈樞
亦遣其徒靈照謝恩貢馬一匹詔賜靈樞衣履及
文綺帛各二疋靈照鈔一萬文綺帛各一疋僧衣
一襲遣還
日本國僧宗嶽等七十一人遊方至京
上
諭中書省臣曰海外之人慕中華而來令居天界
寺人賜布一疋爲僧衣
按日本國僧宗嶽等多至七十一人遊方至京而

高皇帝令居天界寺又賜布一疋爲僧衣眞可謂一
視同仁矣查得洪武二十四年以國子生滕祐壽
爲觀察使祐壽日本國人所謂觀察使者既不他
見又不言何地若非從實録中拈出必以爲齊東
野語異日脩　史者似宜增入夫倭寇數爲中國
患而滕祐壽又日本王子
高皇帝匪惟不罪又從而用之如天之仁終不能洽
狡倭之性亦可謂自外于生成矣然至永樂元年
而首先稱臣奉貢其亦感
高皇帝之德也夫所謂滕祐壽者史不載其所終臣

愚以爲凡涉四夷者雖小事必載必詳可也

倭夷寇滕州官軍擊敗之

甲戌倭夷寇海州百戶何達率兵擊之斬二十四人

壬午倭夷寇大任海口百戶許彰率兵禦之巡檢率其弓兵助擊倭人敗走彰追之倭人返兵拒戰彰遂戰死

洪武八年

高麗占城暹羅斛日本爪哇三佛齊等國皆遣使入貢

丙申命靖寧侯葉昇廵行温台福興漳泉潮州等衛督造防倭海船

癸巳誅潮州衛指揮僉事李德等先是潮州瀕海居民屢爲倭夷刼掠詔德等率舟師沿海捕之德等逗留不出兵廵禦賊遂登岸大肆刼掠

上聞而怒逮德等至京師誅之

洪武九年

日本國王良懐遣沙門圭庭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且謝罪詔賜其王及庭用等文綺帛有差先是

倭人屢寇瀕海州縣

上命中書移文責之至是遣使來謝庭用還
上以良懷所上表詞語不誠乃復詔諭之曰嘉王篤
誠遥越滄溟來修職貢朕德薄才疎出庶民而帝
中土掌握黔黎新造之時邇者未安遠者何懷納
王土物良騎於心甚愧然覽表觀情意深機奥畧
露其微不有天命恃險負固邪然矣易云天道虧
盈而益謙益尚勇者不保不順者疾滅凡居二儀
中皆屬上天后土之所司故國有大小限山隔海
天造地設民各樂土于是殊方異類者處於遐漠
陰命王臣以主之使不相矛盾有如其道者上帝

福佑之否其道者禍之最著胡元特違帝命滅無罪之國禍加臣民橫行西北延及中土人莫敢當將謂天下無對矣揚帆東下直指日本兵未登岸金鼓未振部伍未成天風怒濤檣櫓摧壞致使總兵阿荅海及范文虎等十萬之衆沒於東南此果日本兵精歟抑天道之虧盈歟元雖不能克日本而歸天下諸國尚不敢仰視前數十年元恃兵強虐我中國之人於是豪傑忿然而起與爭幾二紀雌雄未決吾最後興師軍不滿十萬馬不及數千不五年而復中土此果人力耶天耶方今吾與日

本止隔滄溟順風揚帆止五日夜耳王其務修仁政以格天心以免中國之内禍實爲大寶惟王察之

壬午日本人滕八郎以商至京獻弓馬刀甲硫黄之屬并以其國高宮山僧靈樞所附馬二匹来貢上命却其獻賜白金遣之其靈樞曾至京受賜所獻馬受之仍給綺帛令滕八郎歸賜靈樞

改登州爲府置蓬萊縣時

上以登萊二州皆瀕大海爲高麗日本往來要道非建府治增兵衛不足以鎮之遂割萊州府文登招

遂萊陽三縣益登州爲府置所屬蓬萊縣復以青
州府之昌邑即墨高密三縣補萊州府
洪武十二年
丁未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劉宗秩通事尤虔俞
豊等上表貢馬及刀甲硫黃等物使還賜良懷織
金文綺宗秩等服物有差
洪武十三年
五月己未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慶有僧等來貢
馬及硫黃刀扇等物無表
上以其不誠却之

壬寅倭夷寇刼廣州府東莞等縣

丙戌倭夷寇廣東海豐縣殺掠吏民詔廣東都指揮使司率兵討捕之

九月甲午日本國遣僧明悟法助等来貢方物無表止持其征夷將軍源義滿奉丞相書辭意倨慢

上命却其貢

十二月丙戌遣使詔諭日本國王曰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有志君子孰不興憤及元運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刄以觀未幾命大將軍

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鄰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匪誠問其所以果然欲較勝負於戲滄居滄溟罔知帝賜傲慢不恭縱民為非將必自殃乎

按是年正月誅丞相胡惟庸廷臣訊辭第云使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而已不至如野史所載亦不見有絕倭之詔本年日本兩貢無表又其將軍奉丞相書辭意倨慢故詔諭之中云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匪誠不及通胡惟庸事何耶近年勘嚴世蕃亦云交通倭虜潛謀叛逆　國史謂尋

端殺之非正法也胡惟庸之通倭恐亦類此

殊域周咨錄八年日本又遣僧如瑤入貢陳情飾非　上待之如前命禮部移文責其君臣既又遣使臣歸廷用入貢有表文詔宴賚之遣還是時丞相胡惟庸謀不軌欲召倭人爲已用而無由乘此機白於　上調金吾衛指揮林賢於明州備倭陰遣宣使陳得中諭賢送歸廷用出境謬指其貢船爲寇聞於中書私其貨物與賞賜賢聽其計惟庸佯奏失遠人心謫居倭國既而復請宥賢復職　上皆從之惟庸以廬州人李旺充宣使召賢且以

密書奉倭王借精銳百餘人爲用王許之賢遂王遣僧如瑤率倭兵四百餘人助惟庸詐稱入貢獻巨燭暗置火藥兵器於燭內包藏禍心比至惟庸已敗　上猶未悉賢通於惟庸僅發倭人雲南守禦林賢後在洪武二十年事覺論謀反爲從滅其族

籌海圖編云日本使歸廷用入貢方物厚賞回還明州備倭指揮林賢在京隨駕時交通樞密使胡惟庸潛遣宣使陳得中密與設計令將歸廷用誣爲倭寇分用賞賜中書省舉奏其罪流賢日本將賢

流三年逆臣胡惟庸暗遣人充宣使私往日本取
回就借精練兵四百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
藥兵具意在圖亂　上大怒磔賢于市乃降詔責
其君臣絕其貢

按兩書所載小有異同而籌海圖編更爲謬悠且
以左丞相爲樞密使野哉若此何以徵後

禮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

上曰洪武初海外諸番與中國往来使臣不絕商賈
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大琉球三佛
齊渤尼彭亨百花蘇門荅剌西洋邦哈剌等凡三

十國以胡惟庸謀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紿我使臣至彼爪哇國王聞知其事戒飭三佛齊禮送還朝是後使臣商旅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来至今來庭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凡諸番國使臣来者皆以禮待之我待諸番國之意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諭爪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聞三佛齊係爪哇統屬爾禮部備述朕意移文暹羅國王令遣人轉達爪哇知之於是禮部咨暹羅國王曰自有天地以來卽有

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禮自古皆然我
朝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庭豈意胡惟庸造
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紿我信使肆行巧詐彼豈不
知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
皇上錫寒暑之衣有疾則命醫診之
皇上之心仁義兼盡矣
皇上一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諸國背大恩而
失君臣之禮據有一撮之土欲與中國抗衡儻
皇上震怒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越海問罪如覆手耳
何不思之甚乎

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眞臘暹羅大琉球皆脩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勇者能從義彼三佛齊以蕞爾之國而持奸於諸國之中可謂不畏禍者矣爾暹羅國王獨守臣節我

皇上眷愛如此可轉達爪哇俾其以大義告於三佛齊係爪哇統屬其言彼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

按胡惟庸之造反人知日本爲之助逆而不知三佛齊亦爲之間諜今見之禮部之咨暹羅者若此事在洪武三十年實錄中日本國畧考載 祖訓

云一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今士大夫動引

祖訓不知實錄何以不載若洪武四年

上諭省府臺臣者則非專爲日本發也今已詳見四年下矣

洪武十四年

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十匹

上命却其貢仍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傳世長民今不奉

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爲固妄自
尊大肆侮鄰邦縱民爲盜
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
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列井底蛙仰觀
鏡天自以爲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涉獵古書不
能詳細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歷魏
晋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生口當
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歸慕意
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
如吳大帝晋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

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審之復移書責日本征夷將軍曰日本天造地設隔崇山限大海語言異風俗殊俾自爲治然覆載之内外邦小國非一所也必有主以司之惟仁者天必輔之不仁者天必禍之前將軍奉書我朝丞相其辭悖慢可謂坐井觀天而自造禍者也往者我朝初復中土日本之人至者云使則加禮遇商則聽其去來斯我

至尊所以嘉惠日本故遣克勤仲猷二僧行及其至也加以無禮今又幾年矣洪武十二年將軍奉書

肆侮今年秋僧如瑶來乃陳情飾非群臣言是必
貪利爲謀者請誅之我
至尊不允曰彼小人無知聽其使令殺之何益禍善
禍淫天鑒在上吾中國雖大安敢違
帝命本部既聽
德音專差人往問如瑶之來果貪利者歟實爲使歟
將行群臣又奏曰今日本君臣以滄溟小國詭詐
不誠縱民爲盜四寇鄰邦爲良民害無乃天將更
其君臣而殃其患乎我
至尊又不允曰人事雖見

天道幽遠奚敢擅專君以舳艫數千泊彼環海使彼東西趨戰四向弗繼固可滅矣然在生民何罪本部復覩彼遊方之徒皆無德沙門志中國之寬橫是非于两端識者嗤之治民之國信浮圖而構大禍古至于今未之有也彼嘗謂元之艨艟漂于蛇海將謂天下無敵吾不知以天歟以人事歟若以人事較之元生紫塞不假舟梁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為有疆盖長于騎射短于舟楫耳況當是時日本非元之仇讎非鄰邦之患害元遣

帝命好強尚兵加以

天厭征伐海風怒號沉溺巨艦淪沒精兵將軍以爲
國人之能亦何嘗見元師之盛聚則駿騎雲屯散
則馬蹄雷震戈矛掣電旌旗蔽空露刃哮吼鬼魅
潛走所以八蠻九夷盡在馭內惟爾日本渺居滄
溟得地不足以廣疆得人不足爲元用所以微失
利而不爭所以畏
天命而弭兵禍以存日本之良民也今乃以敗元爲
長勝以蕞爾之疆爲大以余觀之海中之洲截長
補短周匝不過萬里以元之蹄輪長驅而較之吾
不知孰巨孰細者耶今日本邇年以來自誇強盛

縱民爲盜賊害鄰邦若必欲較勝負是非辨強

弱恐非將軍之利也將軍審之

洪武十五年

浙江都指揮使司言杭州紹興等衛每至春則發舟師出海分行嘉興澉浦松江金山防禦倭夷迨秋乃還後以浙江之舟難於出閘乃聚泊于紹興錢清匯然自錢清抵澉浦金山必由三江海門俟潮開洋凡三潮而後至或遇風濤動踰旬日卒然有急何以應援不若仍於澉浦金山防禦爲便其台州寧波二衛舟師則宜于海門寶陀巡禦或止於本衛江次備禦有警則易于追捕若溫州衛之舟卒難出海宜於蒲洲楚門海口備之詔從其言

廣州左衛奏請令有司於民間造兵器給兵士以
禦倭寇
上謂工部臣曰兵以衛民今欲禦寇而以兵器役民
是民未被寇先有勞費非所以安之也自今天下
衛所兵器有缺宜以軍匠付布政司聽其置局以
民匠相參造之毋令衛所造作勞民
洪武十六年
賞溫州台州二衛將士擒殺倭寇有功者凡一千
九百六十四人文綺紗布衣物有差
賜國子監倭生文壽衣衾靴韈

洪武十七年

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魚以防倭故也

浙江定海千戶所總旗王信等九人擒殺倭賊并獲其器仗事聞

上命擒殺賊者陞職獲器仗者賞之

上諭都督府臣曰瀕海兵衛本以防禦倭夷今台州倭人登岸殺其巡檢守禦官兵所職何事命逮其指揮陳亮趙全至京師罪之

洪武十九年

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宗嗣亮上表貢方物却之

洪武二十年

置定海盤石金鄉海門四衛指揮使司于浙江並海之地以防倭寇

置金山衛于松江之小官場築青村及南匯觜城千戶所二置臨山衛于紹興及三山瀝海三江等千戶所皆以沿海防禦倭寇

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以福興漳泉四府民戶三丁取一爲緣海衛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軍

衛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興至福建安籍抽兵相視要害可爲城守之處具圖以進凡選丁壯萬五千餘人築城一十六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隷諸衛以爲防禦

寧波府昌國縣徙其民爲寧波衛卒以昌國瀕海民嘗從倭爲寇故徙之

敕福建都指揮使司備海舟百艘廣東倍之并具器械糧餉以九月會浙江候出占城捕倭夷

命凡指揮千百戶鎮撫謫戍昌國衛者咸出海捕倭以功贖罪

削台州衛指揮同知陳亮官編戍金齒時倭冦至台州境上殺掠居民而亮兵不之覺冦去又不追捕

上聞之怒曰朕設兵衛所以保民也今亮坐視民患而不能救將馬用之命削其官編戍金齒既而復曰亮雖不才而其父事朕累有勲勞不可忘也復以其弟文爲驍騎衛指揮同知

築台州徤跳桃渚二城各置千戶所以防倭

洪武二十一年

置福建沿海五衛指揮使司曰福寧鎮東平海永

寧鎮海所屬千戶所十二曰大金定海梅花萬安莆禧崇武福金金門高浦六鰲銅山玄鍾以防倭寇

先是湯和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嘗進對

上前從容乞骸骨時公侯皆在京師見和之請亦次第以爲言

上嘉之各賜鈔萬錠俾還第于鳳陽且謂和曰日本小民屢擾瀕海之民卿雖老强爲朕一行視其要害地築城增兵以固守備和奉旨即行自閩越並海之地築數十城而歸至是新第成和率妻子陛

辭

賜日本王藤佑壽等衣鈔靴韈

山東都指揮僉事簡直奏近者倭船十二艘由城山洋艾子口登岸刼掠寧海衛指揮僉事王鎮等禦之殺賊三人獲其器械赤山寨巡檢劉興又捕殺四人賊乃遁去

洪武二十三年

左軍都督府奏浙江都指揮使司言倭夷由穿山浦登岸殺虜軍士男女七十餘人掠其財物守禦百戶單政不即勦捕致賊遁去詔誅

鎮海衛軍士陳仁建言造海舟曰臣聞古人之言
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向者
陛下命瀕海衛所造防倭海舟所以備外寇衛民命
也然臣竊觀蘇州太倉當大海之口倭寇必由之
地所造海舟歲月已久檣檝摧壞一有緩急則假
漕運之舟代之器用不便何以禦敵宜令軍衛急
造海舟以將統之庶武備嚴整永絕外患
賜國子監讀書日本國王子滕佑壽衲衣襴被
洪武二十四年
以國子監生滕祐壽爲觀察使祐壽日本國人

海盜張阿馬引倭夷入寇官軍擊斬之阿馬者台州黃巖縣無頼民常潛入倭國導其群黨至海邊剽掠邊海之人甚患之至是復引其衆自木扁澳登岸欲刼掠居人遇杭州餉運百戶孔希賢與戰不勝而死兵船皆爲所掠百戶金鑑別率所部奮擊斬其首賊一人賊退走軍校費麗保吳慶乗勢追之至海岸遂獲阿馬斬之

倭夷寇雷州遂溪縣雷州衛百戶李玉鎮撫是月等禦之賊勢猖獗而官軍寡弱不敵玉等皆陶與戰死

上憐之乃以王子真爲德慶千戶所鎮撫胄子貴爲
潮州衛所鎮撫

洪武二十五年

賜浙江杭州等衛造防倭海船軍士萬一千七百
餘人鈔各一錠胡椒一觔

賞浙江磐石等衛造防倭海船將士八千七百餘
人鈔有差

山東都指揮使周房言所屬寧海萊州二衛東瀕
巨海途岸紆遠難于防禦迸者審擇萊州要害之
處當置八總寨以轄四十八小寨其寧海衛亦宜

置五總寨以備倭夷詔從之

洪武二十七年

甲寅禁民間用番香番貨先是

上以海外諸夷多詐絕其往來唯琉球真臘暹羅許入貢而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爲市命禮部嚴禁絕之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月銷盡民間禱祀止用松栢楓桃諸香違者罪之其兩廣所產香木聽土人自用亦不許越嶺貨賣盖慮其雜市番香故并及之

詔互徙浙江福建沿海土軍初閩浙濵海之民多爲倭寇所害以指揮方謙言于沿海築城置衛籍民丁多者爲軍以禦之而土人爲軍反爲鄉里之患至是有言于朝者乃詔互徙之既而以道遠勞苦止于各都司沿海衛所相近者令互居之

命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劉德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商暠巡視兩浙城隍簡閱軍士

上以倭夷屢爲寇患命德等巡視沿海州郡城隍度其高廣丈尺以及軍士器械之數仍督各衛嚴爲備禦遇有調發則一百戶所全軍同出庶幾兵將

相知不致相失

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江訓練沿海軍士時海上有倭寇之警先都督楊文節制沿海諸軍備之至是復命輝祖等往加訓練

四月庚辰更定蕃國朝貢儀是時四夷朝貢東有朝鮮日本南有暹羅琉球占城真臘安南爪哇西洋瑣里三佛齊渤泥百花覽邦彭亨淡巴須文達那凡十七國其西南夷隸四川者軍民府凡六烏蒙烏撒芒部邛部普安東川安撫司一曰金筑宣撫司一曰酉陽宣慰司三曰貴州播州石柱招討

司三曰天全六番長河西長官司凡三十處山亭
役西堡大華寧谷寨項營十二營平茶程番康佐
木瓜方番阿昔亦簇占藏先結簇格匝簇比定簇
祁命簇阿昔洞簇勒都簇班班簇者多簇麥匝簇
泥溪雷坡沐川平夷蠻夷岳希蓬隴木頭靜州府
四德昌馬湖建昌會川州十九安順龍永寧鎮寧
建安禮栢興黎 里闊武安永昌隆姜黎溪會理威
龍昌普濟衛一 曰建昌縣三中碧舍麻龍其隷廣
西者府三田州思明鎮安州二十五龍英龍江養
利上下凍思陵萬承安平太平都結思城結倫鎮

遠左若孟南冊結安思同東蘭那地全茗剌泗城
奉議縣四陀陵羅陽崇善永康隸雲南者軍民府
一曰姚安府八元江麗江景東楚雄鶴慶尋甸大
理臨安宣慰使司三平緬車里八百州二姚鄧土
官三海東賓居小雲南縣二廣通習峩隸湖廣者
宣慰使司四施南思南永順保靖安撫司一忠建
長官司三臻部六洞黃坡等處軍民府一曲靖西
域之部七西天泥八剌國朶甘沙州烏思藏撒立
畏兀兒撒來撒馬兒罕
上以舊儀頗煩故復命更定之凡蕃國王來朝先遣

禮部官勞於會同館明日各服其國服如嘗賜朝服者則服朝服於奉天殿朝見行八拜禮畢即詣文華殿朝皇太子行四拜禮見親王亦如之親王立受後荅二拜其從官隨蕃王班後行禮凡遇宴會蕃王班次居侯伯之下其蕃國使臣及土官朝貢皆如常朝儀

一命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銓等率致仕武官往廣東訓諌沿海衛所官軍以備倭冦

一遼東有倭夷冦金州卒入新市燒屯營糧餉殺掠軍士而去詔以沿海衛所將校不加備禦命都督

府符下切責之
洪武二十九年
定擒獲倭賊陞賞格凡各衛指揮獲倭船一艘及賊者僉事陞同知同知陞指揮使仍賞白銀五十兩鈔五十錠千戶擒獲者陞指揮僉事百戶擒獲者陞千戶其賞俱與指揮同在船軍士能生擒及殺獲倭賊一人者賞白金五十兩將校軍士與倭賊陸地交戰能生擒或殺獲一人者賞白金二十兩鈔二十錠
洪武三十一年

倭夷寇山東寧海州由白沙海口登岸刼掠居人殺鎮撫盧智寧海衛指揮陶鐸及其弟鉞出兵擊之斬首三十餘級賊敗去鉞爲流矢所中傷其右臂先是倭夷嘗入寇百戶何福戰死事聞

上命登萊二衛發兵追捕至是鐸等擊敗之詔賜鈔帛恤福家

浙江都指揮使陳禮言近者倭賊二千餘人船三十餘艘入寇海澳寨楚門千戶王斌鎮撫袁潤等禦之賊勢暴悍斌等力不能勝皆戰死詔發兵出海追捕賜鈔帛恤斌潤家